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

中国语文出版社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中国语文丛书)

ISBN 7-100-03740-9

I. 语... II. 中... III. 汉语—语法—学术会议—
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语文丛书

Yǔfǎ Yánjiū Hé Tànsuǒ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740-9/H·944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 25.00 元

“中国语文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总称“中国语文丛书”。

《中国语文》篇幅有限，有些有价值的稿件无法在上面刊登。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把一些稿件编入这套丛书，让它们能够与读者见面。

“中国语文丛书”的编辑方针和《中国语文》一样，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体到每一本，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有的则比较普及。

希望广大语言研究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逐渐充实起来。

中国语文杂志社

2002年12月

目 录

关于“指称”的反思	杨成凯(1)
现代汉语的同形异指现象	邹韶华(17)
定语位置上的指代词、反身代词和零形式	董秀芳(30)
无指代词“他”的句法语义功能	
——从韵律句法和焦点理论的角度看	袁毓林(44)
人称代词“他”的紧邻回指和紧邻预指	黄瓚辉(65)
从功能角度看反身代词“自己”的语义指向	税昌锡(83)
“人家”的指代功能及语义分析	邵敬敏(101)
汉语的相互代词及其指称特点	刘探宙(118)
指称在现代汉语双名同位组构中的作用	韩 蕾(141)
名词和名词的同位组构	刘街生(164)
统括副词前光杆名词的指称特征	张谊生(174)
现代汉语空间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	方经民(196)
汉语中另一种“无定”主语	沈 园(210)
制约无定主语使用的若干因素	王灿龙(224)
汉语涉人指称强度与小句衔接的动态考察	杨海明(240)
动词的名词化和名物化	石定栩(255)
动名互转的不对称现象及成因	王冬梅(274)
数量词主语的指称和情态	邓思颖(292)
指称性、离散性与集合：孤岛中的疑问句	
研究	胡建华 潘海华(309)
语言的主观信息和汉语的情态标记	鲁 川(317)

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	崔希亮(331)
汉语的直陈语态范畴·····	沈 力(348)
现代汉语助动词“可能”的语义分析·····	戴耀晶(371)
从“会 ₂ ”与“可能”的比较看能愿动词“会 ₂ ”的句法 和语义 ·····	郭昭军(382)
汉语表必要的情态词的两条主观化路线·····	李 明(397)
汉语的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和“别”·····	高增霞(412)
副词“才”的主观性·····	张宝胜(429)
“我 V 了”与“他 V 了” ·····	宗守云(443)
述评性的“NP—副 X 的样子”格式 ·····	储泽祥(451)
“V 着 A”结构分化的语法条件 ·····	沈 阳 章 欣(465)
附录·····	(484)
后记·····	(487)

CONTENTS

Re-thinking on “referentiality”	<i>Yang Chengkai</i> (1)
On the homograph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Zou Shaohua</i> (17)
On pronouns, reflexives and empty category in modifier slot	<i>Dong Xiufang</i> (30)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non-referential pronoun <i>Ta</i> (他);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sodic syntax and focus theory	<i>Yuan Yulin</i> (44)
The adjacent anaphora and adjacent cataphora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i>Ta</i> (他)	<i>Huang Zanhui</i> (65)
A functional study on the referent of the reflexive pronoun <i>Ziji</i>	<i>Shui Changxi</i> (83)
An analysis on reference and meaning of the pronoun <i>Renjia</i> (人家)	<i>Shao Jingmin</i> (101)
Reciprocals and their referents in Chinese grammar	<i>Liu Tanzhou</i> (118)
Referential functions of the double nouns appositive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Han Lei</i> (141)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in the appositive construction of nouns	<i>Liu Jiesheng</i> (164)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bare-adjunct nouns	

ahead of universal quantifier	<i>Zhang Yisheng</i> (174)
Referentiality of spatial noun 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i>Fang Jingmin</i> (196)
Another kind of “indefinite” subjects in	
Chinese	<i>Shen Yuan</i> (210)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acceptance of	
indefinite-subject sentences	<i>Wang Canlong</i> (224)
A dynamic review on the force of personal	
reference and the clause cohesion in	
Chinese	<i>Yang Haiming</i> (240)
Nominalization of verbs and verb phrases in	
Chinese	<i>Shi Dingxu</i> (255)
Asymmetrical phenomena and related	
motivations in the shift between	
nouns and verbs	<i>Wang Dongmei</i> (274)
Reference of the numeral subject and	
modality	<i>Sze-Wing Tang</i> (292)
Referential property, discrete	
property and set; a study on questions	
in islands	<i>Hu Jianhua, Pan Haihua</i> (309)
The subjective information in language and	
modal marks in Chinese	<i>Lu Chuan</i> (317)
The mood of event and the modal system in	
Chinese	<i>Cui Xiliang</i> (331)
On the indicative mood category in Chinese	<i>Shen Li</i> (348)
An analysis of meaning of Chinese auxiliary	
<i>Keneng</i> (可能)	<i>Dai Yaojing</i> (371)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odal verb <i>Hui</i> (会 ₂): a comparison between <i>Hui</i> (会 ₂) and <i>Keneng</i> (可能)	<i>Guo Zhaojun</i> (382)
Two subjectification developments for deontic necessity modals in Chinese	<i>Li Ming</i> (397)
On the apprehensional-epistemic markers <i>Pa</i> (怕), <i>Kan</i> (看) and <i>Bie</i> (别) in Mandarin Chinese	<i>Gao Zengxia</i> (412)
Subjectivity of the adverb <i>Cai</i> (才)	<i>Zhang Baosheng</i> (429)
On the mood of patterns “ <i>Wo +V +Le</i> ”(我 V 了) and “ <i>Ta+V+Le</i> ”(他 V 了)	<i>Zong Shouyun</i> (443)
The semantics of the descriptive commentary pattern “ <i>NP + yi fu X de yangzi</i> ” (NP 一副 X 的样子)	<i>Chu Zexiang</i> (451)
The grammatical condition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 <i>V Zhe A</i> ”(V 着 A) in Mandarin Chinese	<i>Shen Yang, Zhang Xin</i> (465)
Appendix	(484)
Postscript	(487)

关于“指称”的反思

杨成凯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一些语言学者开始对词语和它们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交互作用予以特殊关注。在词语跟所指对象的种种对应关系之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关系是名词的所指观念,这是逻辑语言学派和功能语言学派双方都极其重视的研究课题。近年海外的功能主义学者为了研究名词与其所指的关系,给名词定义了“有指”和“无指”、“有定”和“无定”两组最基本的指称关系。这两组基本概念引起了国内汉语语法学者的重视,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运用。然而对于名词指称的基础研究,目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语言和思维世界的关系,考察名词的指称问题的理论基础,说明以往对“有指”和“无指”、“有定”和“无定”这些概念的定义没有揭示事物在思维世界中的本质状态,不能准确地描述名词在语言表达中的使用和理解,有关“无指”和“回指”的观点尤其值得怀疑。本文认为可能世界的每一个事物在人们头脑中都有一个对应的映像,使用哪一种语言表达式予以表示基本上决定于映像在说话人头脑中的状态,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在说话人头脑中是单元映像还是类元映像。

一 内涵和外延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学者曾经提出著名的厄勒克特拉(Elec-

tra)悖论,这个悖论关系到语言表达式跟它所指的对象的关系。基本内容如下:厄勒克特拉的哥哥奥列斯特回到家中,尽管厄勒克特拉知道奥列斯特是她的哥哥,但是她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奥列斯特。如果做出如下的推理,结论就出现逻辑错误:

(1) 前提:(A) 厄勒克特拉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她的哥哥。

(B) 厄勒克特拉知道奥列斯特是她的哥哥。

(C) 站在她面前的人是奥列斯特。

结论:厄勒克特拉既知道而且又不知道这个人是她的哥哥。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学者认为在语言表达式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之外,还存在第三种东西,可以叫做涵义或者概念。这样,对于语言表达式,逻辑学者就提出了内涵和外延的概念。简单地说,对于一个语言表达式 L ,内涵是它的概念或者意义,我们用 $I(L)$ 表示;外延是它在可能世界中所对应的对象,我们用 $E(L)$ 表示。我们可以把外延理解为对象本身,把内涵理解为对象所具有的定义性质。

利用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上面这个悖论可以这样解释:“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和“奥列斯特”是两个不同的表达式,二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相同——所指的对象是同一个人;但是二者的内涵不同——涵义不同。由(B)可以知道厄勒克特拉知道“奥列斯特”的内涵,即具有“是她的哥哥”这个性质。但是她不知道“奥列斯特”所指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中的哪一个人,即不知道它的外延。(C)肯定“站在她面前的人”和“奥列斯特”是同一个人,这是肯定它们的外延相同,无关乎它们的内涵。根据(C)用外延等值对(A)和(B)中的两个不同的语言表达式作等量代换,这就推出了矛盾的结论。

二 思维世界和映像

逻辑学的解释立足于真值条件语义学,用可能世界的状态定义语言表达式的真值,以此作为语言表达式的语义解释。事实上语言表达式是直接描述人们思维世界的状态,如果反省一下事物在我们头脑中的存在形式以及它们和语言表达式的关系,也许可以对这个悖论之所以产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妨想一想,在上面描述的事件中,厄勒克特拉的头脑对“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和“奥列斯特”的反应情况。

当厄勒克特拉看到一个人站在她面前时,这个人物形象进入她头脑之后,她头脑中就产生了一个人的映像。这个映像具有“站在她面前”这个定义特征,我们记作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

厄勒克特拉此前已经知道一个叫“奥列斯特”的人是她的哥哥,所以她的头脑中有一个名叫“奥列斯特”的人物映像 $\text{Img}(\text{奥列斯特})$ 。

如果厄勒克特拉知道命题 A: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包含“名叫奥列斯特”这个特征,或者知道命题 B: $\text{Img}(\text{奥列斯特})$ 包含“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这个特征,那么这两个映像就成为一个复合映像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 \text{奥列斯特})$,这个复合映像对应现实世界的同一个对象。现在的情况是,厄勒克特拉不知道这两个命题,在她头脑中也就不存在复合映像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 \text{奥列斯特})$,她就不能把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跟 $\text{Img}(\text{奥列斯特})$ 作为同一事物而相互替换。

命题(C)是说在现实世界 W 中, $\text{Img}(\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跟 $\text{Img}(\text{奥列斯特})$ 对应同一个人物,这就是上面命题 A 的意思。厄勒克特拉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C)对她思维中的映像没有任何作用。我们也就不能根据对厄勒克特拉不成立的命题(C)推导

出(1)的结论。这是因为(1)的结论说的是厄勒克特拉头脑中的认识世界中的映像的状态,而不是说外部世界的事物的状态。

上面所说的映像都是指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东西,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人的头脑中也会反映为不同的映像。在例(1)中,现实世界映射到厄勒克特拉头脑中,产生了 $\text{Img}(O_1 = \text{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和 $\text{Img}(O_2 = \text{奥列斯特})$ 两个不同的映像,结果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人 O 在厄勒克特拉头脑中成为 O_1 和 O_2 两个不同的人,这种例子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

三 可能世界和映像

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例如人、动物、植物、房屋、用具等等,它们的信息反映到我们头脑之中,可以形成具体的影像。各种抽象事物,例如思想、感情、道德、品行等等,它们的信息反映到我们头脑之中,我们也会想像为一种东西。在我们的思维世界中,它们都是一种存在,我们把这种存在叫做映像。事物在我们思维世界中形成什么形式的映像决定于我们对事物的知识,有些知识是通过自己体验直接获得,有些知识则是通过别人的描述间接获得。通过映像,现实世界和其中的各种事物就呈现在我们头脑之中。

除了现实世界的事物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头脑中设想一些事物和事态,或者储存在脑海中,或者讲给别人听。各种文学作品就是描述想像世界的典型例子,它们所描述的是想像世界的状态。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都属于可能世界,可能世界是现实存在的事物状态和可能想像到的事物状态。可能世界和其中的事物都可以反映到我们头脑之中,形成映像世界,语言就是描述映像世界的工具。我们要研究语言表达式的指称,首先要研究思维世界中的各种映像的类型。

文献中最容易引起误导的解释是,把指称对象直接定义为现

实世界中的实体,而不是首先跟思维世界中的映像挂钩。事实上,语言所表达的都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即使是现实世界的事物,也要以它们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为准——尽管人们的认识可以根据外部信息随时调整。大量的抽象事物和想像世界离开思维无法存在,语言表述这些东西时,纯粹是在描述人们的思想世界。抛开语言所描述的映像世界,把语言表达式直接联系现实世界的事物,在许多情况下,虽然能给人直观的印象,却会产生一些错误观念。

3.1 单元映像和类元映像

一般地讲,如果 $A = \{O_1, O_2, \dots, O_n\}$ 是可能世界 W 中的一类对象组成的集合,那么在映像世界 $\text{Img}(W)$ 中,可以形成映像集合 $\text{Img}(A) = \{\text{Img}(O_1), \text{Img}(O_2), \dots, \text{Img}(O_n)\}$ 。在这些映像中,有些可能自身有特征,跟其他映像不同,这样的映像叫做单元映像。有些可能相互混同,彼此没有区别开来,这样的映像叫做类元映像。例如我们认识的张三、李四等人在我们头脑中都是跟别人互不相同的映像,他们都是单元映像。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不过我们还没有给予他们区别特征,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区分开来,那些人就是类元映像。

不仅个体对象的映像有单元映像和类元映像的区别,包含若干个体的集体对象的映像同样有这种区别。如果多元集合 $S = \{O_1, O_2, \dots, O_j\}$ 是由集合 A 的部分成员组成的一个子集, S 就是包含若干个体的一个集体对象,相应就有映像 $\text{Img}(S) = \{\text{Img}(O_1), \text{Img}(O_2), \dots, \text{Img}(O_j)\}$ 。如果集合 A 的成员可以构成若干这样的子集,那么在映像世界中,如果 $\text{Img}(S)$ 有区别特征,可以跟其他子集映像区分开来, $\text{Img}(S)$ 就是单元映像,否则就是类元映像。例如我们昨天看见了三个人,那么 $\text{Img}(\text{昨天看见的三个人})$ 就是单元映像。而 $\text{Img}(\text{三个人})$ 无法跟别的三人组合区别开

来,就是类元映像。

事物映像的性质决定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随着认识的改变,映像的性质也会改变。我们可以想到观看某场演出的观众实际上各不相同,但是在我们没有考虑他们彼此的区别特征之前,他们所形成的各个映像就是类元映像。一旦加上特定的标志,例如当我们把座位号算作上述观众的一个性质时,因为座位号互不相同,他们就都成为具有区别特征的单元映像。

3.2 全集映像和典型映像

如果集合 A 由属于 G 类的全部对象组成,那么 $\text{Img}(A)$ 就是包含 G 类对象全体的映像,这样一个映像可以特称全集映像。全集映像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单元映像,因为它包含的对象跟别的映像不同,区别特征一目了然。由若干类不同的对象可以组成一个以一类一类对象 $A, B, \dots, N$ 为成员的集合 U , 在集合 U 中,全集映像 $\text{Img}(A)$ 就又有看做单元映像和看做类元映像两种可能。

我们有时候需要考虑一类对象的共性,例如在人类集合中,每一个成员有几只手之类问题。这时我们是对每一个人说话,而不是对某一个单元映像“张三”或“李四”说话。我们可能采用两种方法处理这种情况,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具有人的共性的映像,我们加上括号用 $\text{Img}(\langle \text{人} \rangle)$ 来表示。这样,每当说到人的共性时,我们就想到我们思维中的那个 $\text{Img}(\langle \text{人} \rangle)$ 。 $\text{Img}(\langle \text{人} \rangle)$ 类似逻辑学者所说的人的“内涵”。

另一种方法是用类元映像代替,例如说“一个人有两只手”。“一个人”一般是指一个类元映像,由于类元映像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也就可以代表同类的所有对象。更明确一些,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如果说“一个人有两只手”中的“一个人”有“一个普通人”的意思,那么“每一个人”是让“一个人”包括人的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两只手”,这也是把

“一个人”的定义域扩大到整个人类集合的说法。跟“一个人有两只手”相比,这些说法都强调了让“一个人”代表全体对象的意思。

表示一类对象的共性的映像,我们称其为典型映像。典型映像可以理解为对象的内涵,也可以理解为在全域上定义类元映像,究竟它在我们头脑中有怎样的存在形式,现在还难以做出更为精确的解释。

3.3 名词的指称和映像

汉语名词在不同场合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汉语名词的场合信息量可以有所不同。这里仅仅以“人”为例,简单地说明单个名词可能表示的指称意义和问题的复杂性。

在“我要人”中,说话人心目中的“人”可以是一个或一些明确的对象,指的是单元映像;也可以是一个或一些不明确的对象,指的是类元映像。在“人是一个集体”中,“人”一般表示所有的人组成的集合,指的是全集映像。在“人都有两只手”中“人”一般也理解为指全集映像,“都”在这里的作用是把一个整体离析为一个个成员,表述它们的共性。值得注意的是“人有两只手”,“人”在这里可以指一个典型的人,近乎逻辑学者所说的人的“内涵”;也可以理解为指一个类元映像,跟“一个人有两只手”相近,表述全成员的共性;即“人”在这里指典型映像。这表明,“人”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上述各种映像。

这里需要注意全集映像、典型映像、类元映像之间的区别。文献中曾经有“通指”和“单指”的概念,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类句子中的“麻雀”是通指成分,“所指对象是整个一类事物”。事实上,“麻雀”在这里跟“人有两只手”中的“人”相似,它只能是通过一个个体表示一类事物的共性,我们可以说那个个体是麻雀的“内涵”,也可说是通过麻雀的一个类元映像反映所有麻雀的性质,但它不是指麻雀“整个一类事物”。因为“麻雀虽小”的“小”说的是麻